七修類稿

七修類稾卷之十一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本朝內官專權

內官專權自古為然　本朝宣德前無也正統間王振大順間曹吉祥成化間汪直弘治間李廣正德間劉瑾然年久害大惟王振也葢　英廟幼冲即已檀柄第為　張太后所制盛極致有土木之變車駕蒙塵天下騷動然固國家之大数亦振之釀成而勢移人主故也曹李雖權傾一時九卿執政者尚未俯首但敢怒不敢言耳而汪直一時公卿多為屈膝故有都憲叩頭如搗蒜侍郎扯腿似燒葱

之誚致人之死尚寡焉劉瑾則又假公成私查錢粮完欠
合動輒抄拿而又訪察羅織文臣往往罰米枷號有錢則
生無錢則死矣内官一差即要萬兩謝恩上下交征也一
日朝罷見御道上一紙取視乃假名檄文欲誅瑾者瑾
即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午門外跪問天暑死者數十人
餘文下獄後王振死於土木汪直下獄死李白服毒死曹
劉俱誅逆死後之人當為之戒也

楊鄧鍾山詩

太祖初召會稽楊廉夫見令賦鍾山詩廉夫援筆立就曰鍾
山千仞楚天西玉柱曾經御筆題雲護金陵龍虎壯月明
珠樹鳳凰棲氣吞江海三山小勢壓乾坤五岳低願效華

封陳敬祝萬年聖壽與天齊
太祖曰此詩值一千貫今日無錢姑賜五百貫過日涂
人鄧伯言見亦命賦鍾山詩藁既是中一聯云鰲足立四
極鍾山蟠一龍　上大喜以手拍案高誦之鄧以爲怒
驚死於墀下扶出東華門始甦然二人後俱以布衣卒

羅良

羅良字彥温福建汀州長汀人至正四年漳州賊李志甫
圍漳城守將戰敗良乃傾家募兵從江浙平章百花討平
之論功為最奏授長汀尉十一年龍溪獄囚反殺元帥月
魯帖木兒掠財焚舍良以兵擒之帥府版署漳浦主簿繼
而賊吳仲海等殺千戶福良陷南勝等縣良又平之鎮將

舉授南劒土翼千戸是年夏天完將詹天驥陷龍岩等地
逼取帥府郡縣印綬良衷所部兵恭戰折天驥等三人殺
賊無算帥府上其功以良署新翼萬戸十三年福賊康子
政圍逼省城官軍莫敢當帥憲兩府以禮致良良遂募兵
千人沿海夜進直抵城下與賊死戰入城夜復引敢死士
縋城殺賊營往返數日賊見藥箭驚曰漳州羅萬戸軍何
以至此各散去圍解奏授印符俾長萬夫十四年泉州安
溪賊李大等焚掠營江陷長泰等縣良潛濟江出不意四
出追殺一賊莫能竄繼又南勝賊夏山虎攻漳聲勢甚急
良率兵出戰誠之長泰龍溪賊相繼生發良悉平之州守
遂引同攝州事撫綏其民十八年南勝賊李國祥挾潮賊

王猛虎等陷南紹屯府良悉平潮以良為漳州總管子文寶襲萬戶二十年天完將林國術又攻漳之近縣良畫策遣府判柴十二等掩擊之敗去一時龍岩諸縣皆復二十一年漳浦賊陳世民自比秦王陷漳浦近地勢益盛良遣同知劉君王萬戶帖木兒海牙等水陸並進擊世民走湖賊衆食殺其首請降遂以功拜福建行省參知政事兼守漳州二十三年湖賊金菜殺江西省平章恭列不花據城為叛良遣同知劉文遠入湖諭之賊畏良威德盡獻所獲印符潮之蛋艘出沒海嶼綦掠左右良檄同知劉君王以舟師禦之賊懼威戢近海外番夷仰良政化亦浮艘聽命朝廷嘉其功轉資政大夫陞本省右丞兼廣東道宣慰司

都元帥仍守漳州尋命與江西右丞迭理必實合兵復潮潮賊陳國珍搆合紅巾以拒良大發兵遣同知劉君玉率都事鄭衍等軍民職官數千人兵數萬分道水陸齊進俾悍張德趙璋戰沒軍士憤激進拔其砦三十追至朝陽國珍因奔入海良伏兵襲殺之先是梅州偽指揮倪簡與潮賊犄角良校授義士侯召鄉卒鄉兵要截賊道執其帥以降良每擊賊專以設伏取勝藥弩拄敵遠近畏其名為政節用養士不斂民有控愬躬情剖理庭無留獄定賦必均課衆必慎漳始置屯田而無附著每歲漳泉鎮將率兵耕穫歲終更代甚為民病良奏立萬戶府置千百長選吏給印分田賜牛入耕出戰軍無多取入無遠輸食足兵強有

流未者必撫而衣食之故雖亂世漳則熙怡民樂為之用各盡其力也每歲又遣僚佐其仲由海運粮抵遼東以給行在官軍貢方物以資國用聚朝嘆異元主嘉其忠解衣賜之特授光祿大夫進封晋國公先是二十二年陳友定為福參政後汀州遂有據福之志威迫平章燕只不花所收郡縣倉庫悉為家資不順者輒加殺戮威振閩中至二十五年復敗我

太祖將胡深元以有功加監平章遂縱兵諸郡遠近献城以成竊據獨良卓然不屈梗於漳州慨然嘆曰寇賊乃人為乎遂以書責之曰足下為參政國之大臣也汀州之復是乃職耳可以功而自恣邪燕只平章足下之僚長也可以

威而迫之邪夫非其君命而得郡邑者人人皆得而誅之矣今郡邑之長君命也固不可以加戮百司之職君授也固不可以加竄足下破郡邑而為家貧驅官僚而為臣妾口言為國心實私家跬步之際眞偽甚明不知足下將為郭子儀乎將為曹孟德乎今又竊據全閩背逆無道不為君誅將不為天誅乎有定大怒益發兵攻漳州機曰早降則終享富貴不降則噍類無遺良使三千人操強弓毒矢伏於江東險處以俟之且誡之曰但有他警甚勿輕移勝地一夜有定以兵千餘人攻海倉寨佯言奪海州趣潮首下警至千夫長張石古等遂良節制悉兵赴之有定兵遂渡柳營江士卒驚駭星散良迎戰於馬岐山敗績任兵遂陷

城速攻旬月守城士卒日夜不得休息矢石殆盡約斷餉
可三日之需皆伐棄不拆廬舍以代之父老請曰江西道
絕天子萬里孤城無援破在朝夕況國朝之事又已去矣
元帥守此欲為誰邪良曰天子命我守此土當與此土共
存亡豈可以畏死而貪生舍義以從賊哉下令示以死守
先時有百夫長廬積者因行軍失律良以法誅之其子善
徵驍勇後置之幕下使領北城兵因引賊入良與巷戰而
死其夫人陳氏名德金字怡淸良繼室也聞良戰死即投
後園三尺魚池鞠躬側伏自盡初有定攻城甚急良謂陳
氏曰國亡身死理之正也有定兵強難以角勝若未吾義
不可屈必與決戰而死又曰勇者不顧身忠者不念家今

海內之盜發其父謝于其子戮其夫而妻其妻吾死汝可無死矣陳氏泣對曰婦人之義有死而已夫既能與國共存亡我必能與夫同生死及是良死其弟屯田萬戶羅三亦罵賊不絕口死良長子安貧將兵救父衆散亦自刎壯士從良死者百餘人有定義良忠節不掠其後郡人哀陳氏之死相與舁送于綠江之濆呼爲烈婦冢噫良以一介之民不俟王師惟以義起二十年而至公爵武畧固已多也即其行政爲國勢當亂離雖文人學士世臣名將有不能履者良則優爲則其天分之高忠誠之才爲何如哉速以部將遁其節制潛納賊兵遂至戰死乃天亡也而妻子與弟守義罵賊凛凛亦死一門忠烈又爲何如哉余讀

史不收閩誌又畧故特詳志為提其大綱畧為立傳以激
礪夫不忠不義不烈者

西茶易馬考

洪武四年正月詔陝西漢中府産茶地方每十株官取一
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薅種採取每十分官取八分然後
以百斤作為一包為引以觧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後又
令四川保寧等府亦照陝西收納二十二年因私茶之獘
更定其法而於甘肅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川陝軍人
歳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私茶出境者斬關隘
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所蓄不得過一月之用多皆官
買私易者籍其園仍制金牌牌額篆文曰

皇帝聖旨其下左曰合當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洮州火把藏思袋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二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中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賫牌前去調聚各番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一匹自是洮河西寧一帶諸番悉以茶馬羈縻而元降萬戶把冊授以平涼千戶其部落悉編為民號為土達又立哈密為忠順王統領諸番自[illegible]衛保障則祖宗百年之間其廟西陲之憂無矣自正統十四年北虜緊陝土達被掠邊方多事茶法大不如正統時漢中[illegible]府歲辦之數亦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斤以易馬其于[illegible]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始

家之地又為吐魯番所奪屢廢未定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制西番使還城池須閉關絕其貢易謂以彼欲茶不得則發瘴病死矣欲麝香不得則虵蠍為毒禾麥無矣殊不知貢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安得不救也其遂常舉兵擾我甘肅破我塞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敵之不給而茶亦為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史楊一清撫調各番志復茶法華夷共稱未奉金牌不敢辦納然蓋彼既恐其相欺而此則商販無禁坐得收利特假是以為之詞耳故尚書霍韜有曰必須遣間諜告諸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勞非爾諸戎罪也土魯番不道戕我哈密蹂我疆埸故閉關制其死命予則又曰仍當請其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

有侵至於轉輸如舊用軍計地轉遞不使有長役之苦收

買之價比民少增致使有樂趨之勸其斯為興役又遠之

計也或者曰方今西番侵擾邊民自宜極救之不暇又復

興此迂遠之事乎予則曰制服西戎之術孰有過於茶馬

之一法何也自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有茶

易虜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廄之良戎人得茶不

能為我之害中國得馬實為我利之大非惟馬政軍需之

資而羈馭西番不敢擾我邊境矣計之得者孰過於此哉

三保太監

永樂丁亥命太監鄭和王景弘侯顯三人往東南諸國賞

賜宣諭今人以為三保太監下洋不知鄭和舊名三保背

靖難內臣有功者君王矜惜之[illegible]後俱推為邊藩鎮守督軍以報之錢

葬祭衣冠

洪武初（實錄作甲辰非）

太祖命禮部製

德祖玄皇帝　玄皇后

熙祖恒皇帝　恒皇后

懿祖裕皇帝　裕皇后袞冕冠服令

皇太子至泗州盱眙縣修繕

祖陵葬祭衣冠告曰嗚呼昔日

列祖立命是方積德深長致天昭鑒福垂後嗣今也子孫繁

衍宅於宇內以統黔黎深思

皇考生前歲月之間思念
列祖音容孫常切記已有年矣嗚呼以萬幾之冗未獲
躬詣拜掃今特遣玄孫
皇太子以特牲醴之奠詣
陵修繕敬塟衣冠以伸孝思神其鑒之今泗州之
陵近也然 國初迷失每遣官止於泗州城西湖河嚮望
祭後老年朱貴請闕畫圖貼說指其所在然後於其地為
陵乃建
德熙懿三祖之廟而衣冠之塟似在朱貴未言之先傳言沙
漲難識也

四夷館有八曰西八曰韃靼曰回回曰女直曰高昌曰西
番曰緬甸曰百夷永樂所設也

三謙

國朝有三謙皆名人也國初有余謙在翰林宣廟時有虞謙
都御史英廟時有于謙肅愍公也

劉瑾

正德初年劉瑾等專權文職受害之至雙溪雜記載其初
擴之日九卿户書韓文為首劾瑾不法事內應有司禮太
監王岳等外助有閣老劉健等事理可謂周密至矣且王
岳亦 上所信奏入 岳云當從衆官之議 上允會
天晚明旦發矣焦閣老李西涯泄其謀瑾等遂號訴岳等

交通害我明日奴婢不能見天顏矣哀號須今夜拿岳等（瑾等久在東宮親密）上不得已領之瑾遂傳旨夜捕岳等自此司禮兩廠盡屬八黨今人讀之以為事機之失毫厘之間慎慎以罪西涯殊不知西涯之罪固不能逃但正德初年慧星掃文昌已兆文臣受害特假此逆賊耳噫國家大數也

帝王功臣廟

洪武初建帝王廟於南京鷄鳴山之陽以祀三皇五帝三王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又詔以歷代名臣從祀風后方牧皐陶夔龍伯夷伯益伊尹傅說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張良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馮異諸葛亮房玄齡杜如晦李靖郭子儀李晟曹彬潘

韓世忠岳飛張浚木華黎博爾忽博爾木赤老温伯顔諸 洞聞朝廷去元世祖併木華黎等五人

建文君

太祖一夕夢二龍鬪殿中黄勝而白負明日見建文
成祖同戲建文着白心知後必不協且見建文頭顱頗偏匣髡
緇之具戒曰必罹大難乃發靖難師臨城啓視一刀一度牒有
勅曰欲生懷牒為僧密地去不然自盡遂焚宮去出遜帝紀革除閒記也
道出東南以當時齊泰黄子澄知之而傳於人故
文廟請宮之日以為匿於僧錄洽南洲以他事禁錮之齊泰
追至廣德不及被擒出敘錄今錢塘東明寺土人相傳建文
曾居於此至今其廁如樓非常人家所造後自川歷滇故

沐春之傳云常使人護衛往來於西平侯第晟之家出錄

詩　朝廷差湖州尚書嚴震往交趾相見於晟家嚴思不言恐禍及身言之不義也一夕自縊死明日建文逃焉及老遁至嶺南橫州壽佛寺居寺十五年人不知也其徒歸老千數橫有禮部郎中樂章之父樂善廣亦從受浮屠法故至今寺額壽佛禪寺四字乃手筆也出日新里手鏡一日作詩曰讀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住圖瓢南來瘴嶺千尋險北望天門萬里遙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換袞龍袍百官侍從知何地惟有群鳥早晚朝出　遂為人覺奔往田州士官處自明為建文君官司聞因啟將若何答曰吾老矣欲送骸骨歸帝鄉因送赴京號為老佛至長安門賦

詩進　朝廷詩云牢落江湖四十秋歸來白髮已盈頭乾坤有象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影淡作散雲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出君記

英宗使舊中官吳亮最親幸者使審之建文見亮即曰汝非吳亮耶亮曰不是曰我昔御便殿時棄肉於地汝伏地餂食之何謂不是耶亮俯首不知以復命遂取進西內出翦幽錄又云在湖湘直入巡按之門坐地自陳巡按則曰我與汝無名分矣因執而送京又云在河南某寺因寺僧為盜官司來捕園寺將署之建文特書黃布擲之曰　皇帝聖旨令衆軍散官執而問之得實送之京二說見孤樹裒談恐皆非

也崩日閣下議以神宗之諡　朝廷不從（出技山野錄）竟葬

西山樹碑曰天下大法師之墓（出革除編年）

仁宗立

仁宗柔順好文而漢王則英勇精於弧矢

成祖每喜漢王左右竊見則諂

仁宗者又至矣故有立儲未决之意問之解縉縉以立嫡以

長又好聖孫二語定之（解縉後為漢王所譖死於獄）然既立　仁宗使

之留守南京矣中心不悦封漢王於雲南不肯行改青州

又不行惟欲留京遂順以

成祖又嘗使尚書胡濙出使以訪之故立齋閑錄載胡嘗曰予

使外瀕行　聖諭曰人言東宮多失德留京可多住幾

日試觀何如胡竟以仁明數事上之至十四年漢王私造兵器借用輿服等事露削護衛封之樂安然後召仁宗至北京行在蓄德録以𤩊紹題虎詩云虎為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因是文皇感動而召之誤矣

本朝封王

漢封諸王惟嫡世襲其爵餘同庶人但免其役而已唐亦惟世其嫡中葉以來爵亦寄虛名也宋封爵止於皇子其子孫不問嫡庶不過承蔭入仕為環衛官却許應試至有年深蔭德之尊者仍嗣封王本朝王爵封及一代子孫六世尚得為校尉餘有祿親親之恩

可謂賢矣不知數世之後尾大難掉故韓王一脉一府之錢穀不足支也成化弘治間宗室有請立宗學者有頒爵祿入試者誠爲見也惜不能從嗚呼羽士玄奉常蔭資補外任此獨不可乎

波江取闕

至正十七年　天兵既取建業命將四出攻取京口毗陵浙西等處時毗陵乃張士城之将張德為守徐達屢戰不利

太祖聞而親率馮勝等十人往援皆扮為商賈暗藏軍器

順流直下時江風汎作舟爲顛覆
太祖惶懼乞神忽見紅袍者拖舟轉附沙上
太祖曰救我者何神然問曰吾婁公也又曰有舡可濟視之
江下果有一舟來
太祖呼之即過以渡問至半江舟人執利刃示
太祖曰汝等何處客人知吾名否
太祖徴笑而鄧愈應聲曰稍江毋送死耶我等圖大事者
汝欲冨貴當降以去舟人曰汝非朱官人乎愈曰然舟人
遂拜曰吾輩江中剽掠昨夜聞人呼我衆見明既有朱官
人来援汝一生冨貴今何知其豪傑也遂呼舡尾避者二
十餘人皆拜之問其姓名一爲張赫後封航海侯一爲朱壽後封舳艫侯

功臣録不知俣言也又吳四年二月湯和旣定方氏欲由海道勝兵取福建遇藍面漁翁曰子勿殺吾猪子攻之之路一宿倏抵福城降至崇安陳友定遣窜武戰和大敗叅軍胡琛為亂軍所殺和正無計間頋漁翁又至曰明日子與沭英摭次出戰明日湯詐敗繼之沭英夾攻甯武死友定開門為和雲梯攻陥平閩不過一月也嗚呼前之渡江神之救護聖若如彼後之取閩神之助引名臣如此平治一統豈非皆天之所為耶

封晏公

國初江岸常崩蓋猪婆龍於下搜抉故也以其與國同音

嫁禍於黿
朝廷又以與元同音下旨令捕盡然岸崩如故有老漁過
曰當以炙猪為餌以釣之約之而力不能起老漁他日又
曰四足爬土石為力爾當以甕通其底貫釣緡而下之甕
罩其項必用前二足推拒從而併力掣之則足浮而起矣
已而果然衆曰此黿也老漁曰黿之大者能食人即世之
所謂猪婆龍汝等吾告
天子江岸可成也衆問姓名曰晏姓倏爾不見後岸成
太祖悟曰昔救我於覆舟為云晏公遂封其為神霄玉府
晏公都督大元帥命有司祀之予以爾雅翼曰黿狀如守
宮長一二丈背尾有鱗如鎧力最酋健善攻碕岸正符此

也又知晏公之封〻本朝

七修類稿卷之十三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两郭子興

國朝追封滁陽王郭子興乃
太祖初起兵之外父定遠人也功臣郭子興則封鞏昌侯者
也其弟英亦以開國功封武定侯令子孫世襲事實見功
臣録

黄蔡葉

初張士誠委弟士信為丞相守杭後復令潘元明取弟田
姑蘇謀國將士信專用黄敬夫蔡彦文葉得新然三人黄

書生葉子奇吳星士也吳中因作十七韻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菜葉一夜西風起乾鼈至吳元年九月初八日癸未是日西風大將軍徐達攻破姑蘇從西門進兵擒士誠等然後知其爲讖也

英宗復位實錄

景泰八年正月　上有疾免朝數日百官問安太監興安曰徒問不能為社稷計於是十一日科道奏立東宮十二日禮部會群臣又奏旨意不允云十七日出視朝也十四日諸衙門又皆會議學士商輅主筆請復立沂陵本具十六日進侍十七日面懇特閣下召石亨會本亨則曰

上面有病且休激他盖十三日　上召亨於榻前面受代行

郊壇之禮故知其重也時亨議以復立東宮不若請
太上皇復位會都督張軏太監曹吉祥合謀同扣太常卿許
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無能為矣盍圖之徐元
玉軏亨等從其言是月十四夜會有貞有貞曰
太上皇帝昔日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
謀必在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軏等曰兩日前已陰達有
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軏等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
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乾象亟下拊軏等背
曰時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軏云今
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為名陰內
兵入內誰不可者軏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

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
矣歸耶人不歸鬼遂往會軏亨吉祥王驥楊善陳汝言等
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內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
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諸門曰萬
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迄有貞取鑰投水竇幷軏等莫知
所為時天色晦冥軏等惶惑有貞輒行軏顧謂曰事當濟
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遂南宮城門鐵錮牢密扣不應
俄聞城中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
人舉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
城中黯然無燈火軏等入見
太上皇帝燭出謂軏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輦未兵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以

前掖

上皇登輦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明朗星月輝光

上皇顧謂有貞等卿爲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啓通爲

車既升

奉天殿諸臣猶在輦前者武士以推擧有貞

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升座鍾鼓鳴群臣百官入賀

景皇帝聞鍾鼓聲問左右云于謙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皇帝曰哥哥做好

上既復辟即日命有貞依舊做副都御史兼翰林學士明日
陞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文　旨拿于謙王文棄市商輅爲民
餘人從編戎伍以其迎立外藩之故嗚呼當時君臣多無
復立　英宗之意故日錄曰學士王文與太監王誠欲取
襄王楊記會請立儲之跡都御史蕭惟貞改更建元良爲
更擇可知矣但圖富貴小人因衆推戴之際平日爲于謙
掌兵而不得遂私遂駕禍於公曰王于以差人迎立於害
亨等乘機激以除之不知亨等遂成其謀釀成其禍故楊
記爲當日究迎立之迹無實可驗日錄曰王文之謀其實
未發此爲實也　双溪雜記又以于謙之死固有貞之策而

李賢陰功之此則過矣予嘗得讀揚御史珵記陳閣老循辨究疏李學士賢天順日錄祝通判允明蘇林小記因綜畧以為前文中則令取小記蓋諸稿則言其前後事情併位無如小記之詳也餘見后

忠魂久現

御史王彬建文朝巡按江淮靖難師至揚州而死節焉逮正統間白日現形於察院覩與某御史相接談其死事浙江按察使王良亦因

文廟登極而死鄭者正德戊寅夜亦現形遂立廟祀之嗚呼忠魂義魄千古不滅於此可見事詳載於孝忠錄

郭日嬪

鄭國頻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頴悟警敏賢而能文
宣宗聞而召至官二旬而卒先數日自知死期從書楚辭以
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兮不足較也生而如夢兮死則覺
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予子之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
是則可悼也 又嘗幸一大臣家見其幼女甚都遂賜礼命
長入宮後進宮不數日卒噫才質易得福壽難全信哉

中國氣數盛

北虜自古為患獨我
朝不維無納幣結親之事
祖宗時眞可謂漠南無王庭矣正統時也先雖強橫時擄
而終則送還弘治間火篩擾邊矣終為我師所殲嘉靖

頡古襲又有中國所入王三皆極驍勇者也古襲四次入寇

被斬數百級王三誘而縛焉嗚呼

中國盛衰視夷狄之強弱也夷狄有人而猶且如此則

伐

國家氣數之厚可見矣

內官冠帽

今太監之冠帽即高麗王之制也聞國初高麗未服

太祖令內侍戴之而給使令於高麗使者之前使歸舉國降

狀元入閣

本朝百八十年為龍首者六十矣而入閣者止胡文穆公

廣曾文忠公棨陳芳洲公循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謝

本齋公玨　費鵝湖公宏　顧味齋公鼎臣　八人而已可以為難矣較宋人咏曰聖朝龍首四十二身到黃扉止六人則又過矣雖然此數也又不在於功業文章論

王保保

太祖混一之後語諸將曰當今誰為好漢衆以開平常公對帝曰是北鄙能拏王保保者耶蓋當時惟保保不服每來擾邊　帝固激之云耳草木子云元末西北尚耳晏然惟太原則有王保保保保也天兵至大原保保不支遁世皆知保保之名元史順帝紀中累称擴廓帖木兒之勇竟未降於太祖綱目亦然疑其即是人也然讀功臣録每傳有云擴廓帖木兒與王保保連兵有云為犄角之勢龍飛紀畧或獨

書連書皆如二人雖清溪暇筆中辨以為擴廓即保保以其世代為王故云王保保也然思保保何義考史又無其傳心終疑之因而細查至正廿七八年太原乃擴廓所署則保保即擴廓也保保者當時尊稱之辭如史稱天兵取旅都路平章政事保保降草木子稱順帝居應昌帝遣李保保李文忠也襲之又聞金陵旗首衛指揮王其其者乃其裔也其元史不列傳者意其曾殺詔使不受君命當入逆臣傳然終於臣節不降我　朝則又似忠義也況遠去沙漠不知所終與王華川難於筆也歟

曹吉祥

武昭伯曹欽太監曹吉祥姪也吉祥在宣德正統中屢領

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者欽一旦恃迎復

英宗功旣埋作爵厖而冀尺憑意凌人錦衣衛指揮逯杲與

憲都御史不勝其過而少裁抑之天順辛巳七月二日遂

反前一日

朝廷命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征西欽以是日精兵已

出已領達官入變事可成也幸達官中馬亮夜報恭順侯

吳謹謹告孫鏜進本達

上得不啓門五鼓欽 樻殺於街舉火攻門也朝臣多避走

逯寇二公首被殺戮李閣老賢被執得不死比大明孫鏜

會出征官大戰於四牌樓至暮乃平恭順亦戰死京師時

有詩云曹奴叛日發顛狂寇逯諸公死亦當謂寇深逯杲學士

叩頭如犬吠謂賢李尚書鐄項似牽羊謂翊王萬安叩首稱

叔恭順吳瑾為恭順侯當亮戰一場寄與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

見吾

皇子以詩罔祗取笑於一時未足與論幸而得馬亮之報孫

鏜領兵未行元惡不旋踵而就戮此國宗社之靈也不然

變起倉卒流血

廟堂豈特朝臣之逃匿哉

韓成于光

韓成虹縣人從

太祖征陳友諒鄱陽湖大戰之時賊衆圍 上不解群將計

無所出成進計曰臣聞古之人有殺身成仁者臣不敢辭

遂服龍袍冠冕與　上表同對賊衆扱水賊因是解後封
成爲高陽王祠祀康郎山爲丁光南陽人從
太祖征伐有功封指揮同知後鎮鞏昌陝西地名元將王保保襲
蘭州光以兵援之被執使至城下呼兵出降光大呼曰我
不幸受執公等堅守徐總兵將大軍至矣遂被害事聞
上爲震驚遣官祭以少牢今開配享功臣廟未知果否昔漢
祖被圍滎陽將紀信誑楚出降而逃與韓成之事一也唐
劉感戍涇州被薛仁杲所執使至城下約降感大呼曰賊
大飢秦王領兵至矣遂被害于光之事同也然韓成得封
侯血食子孫受爵而紀信無聞焉感贈公得謚子孫受爵
光於數事未有此叫剖符分封拔劍論功漢於功臣最爲

何嘗時無一人之言紀信在地立廟追贈享祀
聖朝報功之典至矣何於于光無贈爲二者胥失矣

劉朱貨財

正德間前有中官劉瑾後有指揮朱寧皆抄沒籍家資劉瑾者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金銀湯盤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匱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衮衣四八爪金龍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璽印一顆以上金共一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朱寧者金七十扛共十萬五千

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四箱碎銀十匣金銀湯盥四百金首飾五百十一箱珍珠二匣金銀臺盞四百二十付玉帶二千五百束金滌環四箱珍珠箱案瓔珞七箱烏木盆二花盆五沉香盆二金仙鶴二對織金蟒衣五百箱羅鈿屏風五十大理石屏風三十三座闊牙五十三扛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皮足三千五百八十扛綾紬布二百二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百三十匣又三十扛祖母綠一尊銅鐵獅子一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爐八百三十古畫四十卦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巧石八十扛於乎胡椒八百斛珊瑚七尺高以其為侈者之史冊以金較之未

知孰多孰寡此非生民膏血耶

霸州賊

正德五年九月霸州劉六劉七齊彦名原係謀逆太監劉瑾門下瑾敗遂糾賊衆流刼地方後又增入楊虎趙鐩[趙風子]劉惠等共二十五名分為二十八營共有人馬一十七萬五千各授偽官張打奉天征討元帥旗幟上以金書聯對云虎賁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龍飛九五重開混沌之天文於老營以大紅綵段書英雄豪海岳氣勢轉乾坤攻破州縣殘二百殺死總兵馮禎參將王杲都指揮王保詹濟潘翀同知郁采指揮知縣難戰數十員姦婬婦女磔剮兇殘不可言也所過獄囚即放為功庫藏兵甲即取為用文

每題詩各地有平欺敵將虎擒羊縱橫六合誰敢捕又有錢回月下敵金鐙多少英雄喪膽魂之句大畧劉六劉七齊彥名等多在河南湖廣而劉惠趙鐩楊虎多在河北山東彼此間奔走直至山西南直隸方絕時七年冬矣楊虎劉六劉七為水渰死齊彥名陣亡劉惠射傷自焚獨趙鐩變僧逃至江夏生擒嗚呼擾亂六省延踰二年豈非數也哉然不立官拒之此其賊也歟詳載守溪長語

黃蠟

嘗聞本朝閣老王濟之長語載黃蠟一事洪武永樂時歲用三萬斤景泰天順時加入萬五千斤成化以後一十二萬斤矣後曰其餘可知乃有惜之之意予讀之亦喟然以

為當國歷者可無救弊之術哉及見容齋三筆紀宋眞宗時用蠟三十萬斤孝宗時又倍之不知當時用蠟何故如此之多本 朝之用又三分之一也呼嗚財者國之命脉川如泥沙此宋之日入畀弱國雖有人江山無寸尺之復也噫

三無

唐明皇天生知音故一時臣下多有精律呂者如黃幡綽亦能之嘗見羯鼓錄內載其曲至德宗時往往亦多能人杜鴻漸帥西川每於暇日與僚從宴觴驛樓命家僮作樂或致西山諸鳥齊鳴或致山羊俯仰如鼓節奏宋沈為太常待漏光定寺聞塔上風鈴而知姑洗編鐘取置僧堂令太

常作樂而聲應又侍帝觀樂指琵琶者曰大逆指主笙者曰寃遊癘墓已而按之一已逆父至縊一過數日而卒嗚呼今之太常果誰能式若閩人李文利雜著元聲一書恐亦踵劉恕外紀長孫無忌隋志李氏春秋之故迹歟不然依其所著而作樂果能致百獸率舞之事歟是何太常之不從也今日可謂無樂矣古人左史紀言右史紀事宮中又有起居註善惡直書故後世讀之如親見者也今史官雖設而不使日錄一朝宴駕則取諸司奏牘而以年月編次且不全也復收拾於四方名目而已凡愛惡亂改於三大臣三品以上方得立傳但紀歷官而已是可以得其實乎今日是無史矣夫兵貴精不貴多今天下之兵不

百萬京師二十萬有餘可謂足矣然一方有警輒調京營大同榆林每每發戮大臣專事姑息較古人以數千而摧敵提數萬而所向無前者大不侔也今日可謂無兵矣偶因言樂而併此二事論之

開漕河

洪武二十四年河決會通河遂淤自濟寧至臨清舟楫不通凡軍需錢粮之輸北者悉運至德州始入衛河永樂初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欲開此河以濟濟寧州往北旱站未嘗為漕運也後同城宋尚書禮因潘言之引端遂上疏欲疏鑿此地復導山東諸泉滙於南旺三湖（即古大野之地）永樂十年公又復上河運之疏十二年遂罷海運而平江伯

陳瑄亦疏鑿淮揚一帶自此南北逵會通矣可謂天地間

大功　國家大利無窮之大業也然而論功當以宋公第

一後以微過

朝廷見疏故西崖諸公嘗有詩吊焉正德間始建祠於分水

龍王廟側邸宋公用鄉民白老人之謀於此築閘處也今

人只傳平江伯之功而不知宋公之始開故揭之𥡴詳見于端

　　　毅公濬河通志

徐劉先知

國初金華劉日新推

太祖命當為帝王後登極召之與官對曰不願問欲富乎

亦曰不願第欲求一符以遊天下

太祖遂題詩於手扇曰有一老古叟眉中羅星斗許 朕作
君王果憑仙人口賜官官不願賜金金不受特此一握扇天
下横行走遊數年回語妻曰復命當死京師妻晋使勿行
曰數也遂往南都因請謁王之命曰當封也但封後某日
有大難果是日因諜逆被擒逆及日新以其推知故也
上問汝知已命乎對以盡今日遂殺之又徐天明不知何籍
洪武間因奏 國家災祥之數
太祖曰汝知自乎對曰臣死於緋衣小兒之手
帝即故令一老千戶押出斬之斬後方知千戶之名裴嬰乃
非衣小兒矣皆可謂神也

七修類稿[illegible]卷終

七修類稿卷之十四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述

國事類

本朝科場

本朝科場自洪武三年第一場經義一篇限五百字四書義一篇限三百字第二場禮樂論限三百字逮至第三場時務策一道務直述不尚文藻一千字以上三場之後騎觀其馳騁便捷射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此鄉試會試之式也殿試亦止策一篇却是時務其時取士各省四十名廣西貳十名南直隸一百名不知何年定以今格然而刊試録亦尚與今不同前後序文

有三四篇者經義一題或刊二文者永樂十年録有減場五篇者亦中魁選又殿試一二甲選部屬三甲選縣佐令則皆異於前矣

初起義兵功臣

續綱目所載從我

太祖初起義兵渡江者十人中山王徐達鄭國公馮國用平章政使邵榮信國公湯和鄂國公常遇春衛國公鄧愈長興侯耿君用楚國公廖永安文臣太師李善長參議毛騏方渡江而附者一人虢國公俞通海外甥一人曹國公李文忠義子一人西平侯沐英

大廟配享功臣

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岐陽王李文忠寧和王鄧愈東甌王湯和黔寧王沐英右六公洪武初追封賜謚虢國公俞通海蔡國公張德勝越國公胡大海梁國公趙德勝泗國公耿再成永義侯桑世傑右六公洪武末復追封賜謚皆配享
太祖者也河間王張玉東平王朱能寧國公王真少師姚廣孝已上四公永樂初追封賜謚皆配享
成祖者也

土地

太祖常微行遇一監生同飲於酒家索肴已滿回觀惟有土神之几

太祖遂移神於地曰且讓我因對飲問生曰何處人生曰重慶

帝因出對曰千里為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對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大明君　帝甚喜散後酒主復移土神上坐是夜夢神曰

皇帝命我不可上坐方疑之則聞

朝廷召昨日飲酒監生與官矣然後知

太祖爲故今天下土地多坐於下

南北卷

國初會試多中南人故名臣多出南人覩建文死節之士可知矣餘冬序錄以為洪武元年定南北中三色卷以取士

恐不然也予見三朝聖諭録載
仁宗時楊文貞公奏分南北卷及蹇義等議定各處額數[illegible]
上
宮車晏駕
宣宗行之

南都二墓

京師城中不許有墓雖古者發之
太祖一日微行至朝天宮前見一婦人大笑問何為也曰吾
夫為國死為忠臣吾子為父死為孝子天下婦人好夫好
子無出我右故笑之
太祖曰汝夫在何所婦人以手指之此去數十步遂不見明

日

太祖命有司往示之惟草木森翳而已掘地數尺有誌乃晋卜壺之墓遂命掩之孝陵城西門内有吳孫權墓築城者

奏欲去之詔曰孫權亦好漢子留爲門主遂止

黄琺

憲宗皇帝在東宫

景皇帝有子曰見濟奸臣黄琺具奏請立爲皇太子

上從命禮部會多官議學士陳循力主之將復本署名吏部尚書王翶有難色不得已亦署本上如所請於是北

憲宗就沂邸大臣皆進官受賞翶得所賜元寶頻足歎曰此

朝廷何等大事乃出一蠻夷也吾儕媿死也時景泰三年五

月八日之事

英宗復辟

憲宗復正位東宮珹已死發棺梟首詳載廣西省志

景皇帝病不可起奏請早建元良後又請復東宮郎

憲宗也故程學士敏政存文云少保嘗奏立之文刺史漫抄亦

曰後

憲宗見有請立章疏遂復于官並官其子但以易太子錮南

宮爲于公之罪理宜誅之殊不知易太子乃黃珹之發衆

官迫於

景帝而何文淵首出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之

詔語于公亦難於言矣南宮之錮又豈當時不出於

帝出於少保兄

英宗未回時亦自言得回履閒足矣既回而揖遜讓位父之

然後

英宗退處南宮豈國有二君理耶又曰當時實欲迎襄王殊

不覩迎襄之意自是王文覦又曰于之死非徐害之不覩

英宗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眾相顧未對有貞前曰若不

置謙等於死地今日之事為無名則此一言而公遂遇害

果非徐耶又曰廸復出自張石夫文刺史亦蘇人也何不

見蘇林小記耶嗚呼私心一萌欲掩人過遂致顛倒是非

使天下彰彰者猶將隻手掩護多見其不知量也予著黃

玹之事并辯漫抄亂言黃乃廣西思明府土官之弟都指

揮使也因坐死罪故爲此舉遂得釋復官

石亨姦黨

英宗皇帝光復寳位改元天順武清侯石亨等誣大學士王文大司馬于謙等迎伐之罪科給事中王鎮等亦皆吠形至有誓不同朝之語而精功不傳余得其彈文備錄於冊所以著小人同惡之罪亦若道命錄之傳也刑科等科都給事中王鎮等謹奏為奸臣謀為不軌等事嘗謂旨主負恩者人臣之首惡大逆不道者王法所必誅舊典甚明常刑罔赦切照犯人王文于謙俱以小人濫膺重任一以不學無術之庸才而司台輔貌實陋而心實險一以舞文弄法之小智而與安攘言實清而行實濁不思保乂王家却

乃肆爲奸宄交結權官挾
天子以令群臣樹立黨私引兇邪以亢庶位內則太監王誠
舒良張永王勤等爲之腹心外則內閣陳循江淵蕭鎡商
輅等同其黨惡附和黃竑之邪議易立儲君逢迎
人主之非心廢黜汪后公據名器酬平時賄賂之私強立刑
誅鉗塞言官之口臺諫多爲之鷹犬忠義咸畏其擠排
數年以來內外顯官皆出其門奔競成風諂諛充位君子
無以安其位而行其道小人得以遂其志而售其奸遂使
天下之人但知其王文而不知有
人主但知有于謙而不知有
朝廷忠良解體士義痛心流毒生靈貽殃兆庶至於咎徵屢

見搆巧辭以粉飾太平災異迭臻默詒言以熒惑
聖聽誠國家之巨蠹一代之奸雄乃者
景泰皇帝不豫逾月不能視朝王文于謙舒良王誠等
不顧
宗社之重惟務身家之謀陰結其黨包藏禍心欲召外藩繼
位紊亂宗枝事雖傳聞信實顯著人心洶湧中外危疑仰
荷
皇上俯從群臣之請入定大難禍機未發元惡就擒安宗社
於幾危成國家於再造臣民欣忭日月增光萬萬年太平
之福實基於此矣臣等切聞春秋之法治奸惡毋分於有
發誅亂臣必嚴其黨與且如王文之黨固非一人而少卿

古鏞參議丁澄為甚于謙之黨亦非一人而侍郎項文曜
都御史李琳為首又如尚書俞士悅邪麦源為慘酷殘忍
侍郎王偉雖有小才貪淫狡詐不行罷黜安示將來況當
撥亂反正之時命德討罪之日伏望
皇上奮乾剛之勇昭日月之明乞將王文于謙王誠舒良等
明正典刑榜示天下其陳循等并奸惡古鏞等誅其一二
以示至公餘則屏之遠方終身不錄庶得亂臣賊子無以
効其尤義士仁人得以伸其氣宗社幸甚生民幸甚臣等
職居言路與此奸黨誓不同朝眛死上言伏乞
聖斷謹具奏
聞此正月二十九日也嗚呼冤哉

散粥施藥

嘉靖二十年起朝廷每歲一月口散粥米二百石九縣
六千囊粥則人給一杓可三五口供也藥則衣金者百丸
并符篆湯方各一紙銀伍分銅錢十五文共貯綾錦計價
三錢惠下之心甚矣

本朝內官忠能

洪武間雲奇南粵人守西華門知丞相胡惟庸謀逆其
因隙以發未幾胡誑
上所居井湧醴泉邀
上視之車駕當西出公悶慮
上及禍奔衝蹕道勒馬啣以言氣喘舌駃不能達
上怒不敬左右撾捶亂下公垂死忍痛指賊第

上悟遂命左右回駕登城近胡第而覩之見其內伏壯士於
屏帷間數匝亟還則罪人就縛時召公則息絕矣遂贈官
賜塟地於鍾山之西至今春秋祭焉又沐敬建文朝太監
從永樂征北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猶未已也敬諫冊
四　上詈之曰反虜敢爾敬仰視日固不知誰是反虜
上怒命曳斬之顏色不動
上曰我家養人皆若人豈不有益釋之又阮安交趾人清介
善謀尤長於工作之事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
部及塞楊村驛諸河凡語諸役一受成算而已後爲治張
秋河道至平生賜予悉上之又金英不知何許人正統己
巳虜騎薄都城廷議有欲南遷者英大言曰死則君臣並

慶死爾敢有遷都爲言者
上命必誅之衆心稍定惜不知英始終也天順間東宮典璽
局郎覃吉廣西人讀書識大體
憲宗嘗賜東宮五莊吉告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
以莊爲徒爲左右利而已東宮嘗念高皇經吉至聲下䮾
曰老伴來矣即以孝經自挾吉跪曰得無念經乎曰否吾
繞讀孝經見畏如此懷恩不知何許人成化間御史林俊
劾李𠑊
詔下獄且不測恩叩頭極言救解
上大怒曰汝與林俊合謀訕我不然彼何知宮中事以硯擲
之不中復朴以筆脫帽俯伏不起

上命扶出至東華門謁鎮撫曰若等諂梁芳傾俊俊死若等
不得獨生章瑾以寶石得幸
上命其傳旨進錦衣鎮撫恩曰鎮撫掌天下獄極武臣之美
選也奈何以小人得之不肯傳
上曰汝違我對曰非敢違命恐違法也都御史王公恕爰上
疏切直恩每陰扶之免禍弘治初大開言路言官指內臣
為刀鋸之餘太監覃昌等大怒恩曰彼言是也吾等本刑
餘之人何怒為之也又常隨何鼎餘杭人性儉素好讀書
冬夏衣服止是數襲弘治間目見
張后兄弟出入宮中心甚忿之以為
祖宗法度不許外人到此一日

孝宗與張欲偶起如厠除御冠於桃盤者張戲之又皆酒污
官人將遂抒瓜損宮門擊之賴太監李廣傳醫得脫明日
上疏隨被
張后杖死海子時翰林某有詩曰外戚擅權天下有内臣抗
疏古今無道合比干惟異世心於巷伯都同符之句又蕭
敬閹人知累
朝制度而且勤學善書弘治間嘗國甚懸時至正德間内臣
用事蕭不與其黨以至景泰間興安劉永亦俱可取

土木之敗

正統間自宦官王振專權上下受害災異迭見丁卯戊辰
年浙江紹興山移地動白毛遍生陝西二處山崩一處有

聲吽三日移數里皆不敢詳奏又黄河改流東向淹沒千
家南京之變一火而盡是夜大雨明日燬基生荊棘高尺
餘方始下詔則四方盜起矣至己巳七月八日以後胡虜
入寇之報一日數次振乃不與人謀而遂挾
天子親征九卿科道上章留之不從連夜傳旨
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無備文武大臣匆匆隨
焉初至龍虎臺扎營一鼓即張驚哭以為不祥明日過居
庸關建牙纛未集上人心愈疑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過
宣府日去一日非風即雨聲息愈急人情洶洶大臣七奏
班師皆不報亦王振主之也時虜迫近遣成國公率五萬
兵迎之朱公有勇無謀冒入鷂兒嶺被賊兩面夾攻殺之

殆盡時方移營土木近水草也蓋此山舊有泉流入渾未嘗乾涸至此適涸軍士二日無水掘地至二丈不得泉見不行亦退闘我軍因而撲營南就渾河行未三里忽見之遂群譟而衝我軍頗頃無一人執戈相與枕藉任胡騎蹴踏之矣由是車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尚書竟不知死所也蓋比虜臨敵必待人勤而後來衝使我師堅壁未必如此速奈何天絕其求耶幸而胡虜貪利不專於殺二千餘萬人傷者半而死者三之一騾馬衣甲器械盡為胡所得豈偶然耶時八月十五日

平頭巾網巾

今里老所戴黒漆方巾乃楊維禎入見

太祖時所戴

上問曰此巾何名對曰此四方平定巾也遂頒式天下

太祖一日微行至神樂觀有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也對曰網巾用以裹頭則萬髮俱齊明日有　旨召道士

命為道官取巾十三頂頒於天下使人無貴賤皆裹之也至今二物永為定制前世之所無

一條

太祖國初時立君子舍人二衛君子衛居文官子弟舍人衛居武官子弟以名官使求識安子中領焉晝則侍從夜則直宿以為心腹登極後總兵官家眷俱要京中居住謂同學蓋此二者雖若寵之實防之也

國初狀元

國家洪武元年乃戊申以辰戌丑未論爲殿試則當在庚戌是也故蘇州錢氏世譜庚戌安大全爲狀元姑蘇誌又以爲金璹殊不知當時求才之急一年二三開科也如乙丑之榜吾杭花倫又有丁顯是春秋二次矣且或每年或間一年亦不可知登科錄以爲自四年始則爲辛亥而非子午卯酉之期是國初不可以今日論也洪武丁丑福州人陳䢿知天文傳臚之日私語同輩曰今歲狀元必不利唱名乃䢿

太祖以其榜中皆南人誅考官刘三吾等并䢿後復別取乃北人韓克忠爲首楊升歷任本朝極博者亦以韓爲辛

未與許覯一年而二狀元且不知陳事壽世遠惟知故耳

七修類藁卷之十五

杭仁和郎瑛仁寶著

義理類

晉史列女傳未當

唐太宗英明之主而有懿德故修晉史雖出於臣下夫豈不一過目哉其列女傳中所收不過三十而無中閫之禮者四人焉餘或識明才贍不過一事一藝之美雖陶侃周顗之母可稱曰賢而已謂之曰烈可乎王渾妻鍾琰已載之於後實可恥之甚王凝之妻謝道韞每不樂夫致謝安責以何恨之言且閒叔與客談不勝則道韞白之欲爲小郎解圍後雖爲夫報讐被擄又不聞其死節諸豈婦人事耶

賈滔妻蘇若蘭因夫取妾妬忌特甚夫怒棄之則織錦廻文以感動之文雖奇妙又豈女人之德耶至於李玄盛之后尹氏乃再醮之婦亦取入列女吾則不知何謂也

喪天貞

予友劉知縣敬宗一日敝衣草履獨行遇諸塗予戲曰衣者身之章毋乃褻乎劉曰予不知予當官時有不可對妻言者此豈謂之無耻耶汝在其林下之人而任天真也予不覺悚然敬其言之誠自以言之不及耳後見邵崖集有詩寄陳摶曰世人大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名因憶張詠尚耳如此益高劉言之不欺嗚呼仕路喪天真從來不可知也其不喪者幾人哉

兄弟異性

諸葛亮弟兄各仕一國亮亦謹其族而誕又遠矣兄嘗立之時自足立業非若文文山之於文璧（文璧號文溪）既同胞而同仕於宋（為惠州知州）璧一旦降元曾不思兄何所為而我立於其朝可乎有譏之者曰江南見說好溪山兄也難將弟也難可惜梅花各心事南枝向煖北枝寒以為詩史（予）以此詩亦未得也夫人視文山死節似難而不知彼視之易耳弟乃無耻不知忠義而苟生又何難哉不知者以璧與文山乃再從子見文山寄璧之詩曰親喪君所盡猶子是吾兒故後文璧（璧子也）子史繫文山之子也若張世傑乃范陽人張弘範易州人金將張柔之子也但世傑曾從柔戍墨

談以爲弟兄誤矣果如文山同胞則兄難弟難之句其於厓山之時庶幾也

趙松雪不知大頭腦

趙松雪有十高之称惜乎失身仕元每每因畫爲詩人所譏至於往事已非那可説且將忠直報皇元此元世祖命松雪作諷留夢炎者今亦爲人譏子昂誤矣乎但曰此二句那唐太宗之評魏武乃所以自状之説非觀其逸民古詩一章則好德之心未忘也谿上之詩曰錦纜牙檣非昨夢鳳簫龍管是誰家其自傷感亦甚矣先正有言人要知大頭腦處悲夫

順帝始末

順帝乃宋恭帝所生元明宗取爲養子（事詳宋遺民錄末卷）既立爲帝絶從文宗之后放殺文宗之子自文后不立已子而立順帝則順帝所爲可謂逆天不仁罪不容誅矣然而復宋之統絶元之統冥移陰奪世主沙漠昌大趙脉天報宋家亦何厚耶至於失國君雖不明史氏有言風憲為不撕之猶將帥乃反噬之大是亦天之所以陰使也阻於應昌荒猝以西江寺梁為棺隨為我

國家岐陽王所虜此則報於文宗之后也自后妃以及金寶器物無所不獲獨太子愛猷識理達臘走脫亦天之不絶宋也哉

太祖以其知天命而謚之為順彼胡自謚為惠宗云

羲之子昂

余嘗觀羲之諫殷浩北伐書喜其事理通暢深中當時之弊勸其輯和朝廷又見明識遠略又嘗見趙子昂論至元鈔法與說徹里論桑哥罪惡亦深中事宜而忠讜不淺一則朝廷不能大用留於翰墨一則累於翰墨而年老遂已羲之豈可以清談者目我子昂豈可以書畫者例我是皆以其小而掩其大耳故宋杞嘗曰世獨以善書稱之何待羲之之淺也又以山陰書扇事為圖尤可笑也楊載稱子昂曰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經濟之學誑不信夫惜子昂第失其大節耳

邪正天賦非至親可移

夫人莫不欲其族屬貴盛又莫不欲族屬之為天子也宋王安石引用小人以作新法而弟安國力非之韓絳附會安石制置三司條例以得宰相而弟維力爭之曾布當元符靖國之時陰禍善類而弟肇移書力勸之此皆以弟諫兄又何說耶唐朱全忠既已滅唐其兄全昱厲聲曰朱三汝本碭山一民從黃巢為盜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富貴極矣柰何一旦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乎司馬昭初弒高貴鄉公其叔司馬孚枕帝之尸慟哭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武帝受禪孚則不肯就道執陳留王之手歔欷流涕曰臣死之日大魏之純臣臨終遺命亦自謂

有魏貞士嗚呼前之數人以弟諫兄可謂邪正不類矣後之朱全昱司馬孚弟姪為帝已為皇族富貴人孰不願者反能仗義大言引過自責其視助惡不忠者何如此性之所以天賦非學問能使之然也故雖骨肉不倫耳

蛇報

世傳方正學之祖塋時其父夜夢老人告曰吾族久居於此幸待遷而發土明日掘土得蛇窟而蛇不可數計一時盡播死焉時正學之母有娠見有黑氣一道入產其後正學先生之滅族以為蛇托生而報之耳又言先生之舌似蛇尤可笑也鄉見江湖紀聞云吴玠帥蜀時以殺金坪叢塚恐奸寇匿中將焚時忽老嫗攜乃子款門告曰聞制置將

焚山此軍令也不敢阻但毋子又居頤少從容遷去否則亦必滅爾族矣叱之竟焚明日岩下死大小蛇各一然火焰時中見黑氣一陣從東南去適制置子婦正產產即殲也予意方之傳言或即吳之事也否則何其傳之相似耶或殺蛇事有而黑氣之說無也且許旌陽為誅蛟而得仙正學之父為殺蛇而得正學是報之善也况先生一死令名千古誅夷一節又以為蛇之報耶又當時齊黃輩之誅夷抑又何為之而報之耶此必好異小說家或佛氏之徒故為是言以愚民耳豈理也哉若吳驥為逆而族以為蛇報此或一道也

四雪

楊國忠嘗以沉香為閣檀香為欄擯麝香和泥為壁至牡丹開時登閣以賞謂之四香閣王介甫嘗謂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院落深沉杏花雨珠簾暮捲西山雨謂之四雨詩也予又以楊之四香乃三真而一假借花之香也王之四雨既借於花孰不可者桂紅雨似實粲蕪又出於花之外也如李白之梨花白雪香元稹之落梅香雪浣蒼苔東坡之卧海棠泥污臙脂雪楊廷秀之木犀雪花四出剪鵝黃是皆真以花為雪而雪且各色也園林中植此四花以四雪取名為亭可謂清標之至陋楊之香而過王之四雨矣

大貴賤壽夭固命矣聞沈石田（周）與同郡盧知縣（鍾）年月日時皆同而仕隱不同意者沈雖無官而清名勝之矣吾邑吳參議掞與徐憲副之子（懋詳）亦同年月日時吳既貴而子亦中舉徐於二者不獨皆無亦未見其有勝者意又或時刻前後之不倫也第於每會試三四百名進士未嘗有一人同者豈天下之廣讀書者之多更無可同者乎是命真不足信也不足信則顯顯推而驗之者又何歟前定之數又何歟噫此造化之妙不可遍測比比而測焉非造化矣推而極之造化亦莫得而自知聖人所以罕言也

陳子經

元四明陳子經作通鑑續編書

宋太祖廢周主為鄭王（舊書斥微末周主為鄭王）雷忽震几子桱厲聲曰老天便打折陳桱之臂亦不換矣翌日又夢至一殿中有衣黃如王者起坐謂子桱曰朕何負鄭乃云朕為篡耶子桱心知為

宋祖對曰陛下欲臣死耶死史貴直筆也後陳為我

太祖所戮人以為報乎以

太祖戮之非報於廢字也報於元字也夫臣之逐君非廢而何雷聲之震偶相值耳詎有是夢

宋祖亦自知愧又何能假

太祖之手而戮之耶然則

唐太宗之抵蕘溫公又何曾有所厭耶且

借邵子皇帝王伯之數為元會運世之說以謂大元混一揭宋之土地而歸職方圖志曰元年號曰元豈非世祖以元之數乎夫經世之元十二會之名也胡元之元取大哉乾元之義今以宋為末世元為是初謂冬復為春世復為元誕張大謬妄牽合謂之亢筆可乎不知中華夷狄之道得非名教何如哉

太祖驅胡而清華夏其所以當誅也

推背圖

推背圖傳唐李淳風作也予嘗於商都憲五溪處見之杳難明驗因而告曰記憶宋禁讖書犯者日衆藝祖特以此書紊其次而雜書之傳數百本於人間使傳者惛其先後

不復可驗遂爲棄之此或是歟玉溪曰得矣可以告同類不覿可也

山水真假

予嘗笑人見好畫曰逼真山水及見真山水曰儼然一幅畫也是不知孰真而孰偽耶耶讀杜詩題蜀道畫圖有曰華夷山不斷吳蜀水相通是又以畫爲真矣又讀曾吉父詩云斷崖高偃樹小雨郭熈山豈非又以真者爲畫乎援此古今胥可笑也

織屨

韓非子云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欲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矣魯人曰何也曰屨爲履之也而越人跣行

為冠之也而越人被髮以子之所長游於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其可得乎予以此耶齊王好竽而抱琴於王門顏駟遇三帝而非其所尚所謂鄧林之木植於培塿之丘則悖矣削山之璞産於瓦礫之場則非矣士之不遇豈非命歟

君臣難全

思宗亦然

宋高宗時可謂有臣無君此中原之不可復也金世宗時可謂有君無臣此治功之不能成也觀於全史可知

人中

人居天地之中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此穴居中故云若曰人有九竅自人中而上皆雙自人中而下皆單故云此則

可名為縠中矣

人神死神

人神逐日流行於四肢百骸而獨不在耳目者蓋耳目以司視聽神明出入之所也故不係於衆人頭法天足法地死者尾骶也至脊骨之窮任一身之重而當百骸之中法

予人者所以獨取此

人身陰陽

陽之數一三五七九是有首而無尾也陰數二四六八十是有尾而無首也故人身陽會於首而不至足陰會於足而不至首也

監血色

堊者雨水之凝結之成形則從金矣是生氣盛而見毋[illegible]反本也故堊色白血爲陰而偶水坎之體陽也氣動而血行陰乘陽矣故色赤去體久而黑亦反本之義也

手足心

人之手心通心氣包絡經心屬火火性動也故抓之應心而悅不痒也人之足心湧泉穴通腎氣腎屬水水性靜也故抓之心畏惧而怕痒也

師生爭名

語林云馬融筭渾天不合召鄭玄令一筭便决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爲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據屐在水上融果令人追之既而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

季陵罷逍子嘗嘆其師於弟子何忌才如此焉融又安得為伏儒耶因思世傳張長史學吳書不成而為草書顏魯公學張草不成而為真書世豈知其然哉此為弟子忌師故也夫二子才氣既與師等則功雖與齊名必在下故欲別成一藝以自名嗚呼世一不古也自非大聖賢孰無爭忌之歎哉

二琰不當取入列女傳

蔡琰邕女也初適衛仲道為胡騎所獲在胡生二子曹操贖歸再嫁都尉董祀不特再醮而已也雖天生知音能辨琴絃之斷善書能文不忘父書之遺何係於四德氏所謂大本已失鍾琰繇孫也適王渾生濟渾嘗與之同坐濟

庭而渾曰生子如此足慰矣琰笑曰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不翅如此叅軍渾弟淪也誅心欲淪向其淫也不滿於夫可知矣雖聰慧弘雅能文有識婦人何貴於此哉二琰收入列女傳是故顯其醜也

鬚髮

人之鬚髮血之餘也各有所屬髮乃太陽之毛也太陽屬心火火炎上故上生眉乃少陽之毛少陽屬肝木木多傍枝故側生鬚髯乃陽明之毛陽明屬腎水水流下故下生少年而黑者血色黑中則變白者白氣色也老盡白者血耗而氣存之時矣

胎卵生物

九禽卵生卵繫於背此本乎天者親上故能飛凡獸胎生胎則在腹此本乎地者親下故走耳

道家五炁

道家有東方九炁木德星君西方七炁金德星君南方三炁火德星君北方五炁水德星君中央一炁土德星君此庚子數也以納音五行之子就天干上數起遇庚字在第幾即其位也如壬子木自壬數遇庚第九故東方九炁也甲子金自甲數遇庚第七故西方七炁也戊子火自戊數遇庚第三故南方三炁也丙子水自丙數遇庚第五故北方五炁也庚子土就得第一故中央一炁也庚乃金金爲受氣之始故五方之炁以數加焉

富貴易溺道義难行近惟科目取人舉業日盛而經學淺也人心尤入於利故賄賂公行而礼幣無誌銘太甚而史書非謟諛日盛而風俗簿在上者好古矯俗不能保其位在下者特立操行不能存其身直欲病哭流涕也王文憲公詩云後世求才術最疎三年三日決栄枯意欲復古治尚漢取士可也

人物生

人物之生大戴禮以物得生数故鼠孕一月猫二月狗三月猪四月猿五月生也人得成数故十月生也牛馬雖十二月象三年亦在生数論與淮南所載主日主辰穿鑿之

說似差勝之予又以為鹿乃六月而𮪝七月生者抑豈生數也耶道理難窮此聖人常示人當然而不示人所以然也

惡俗

舊聞温州樂清近海丐户多有弟兄合取一妻以其易於養贍也弘治間為上司治以大罪而絶近聞湖廣边方多有子方十餘歲即為娶年長之妻其父先與婦合生子則以為孫也故每每父年二十時有子已十餘歲矣

予意此皆山海島夷之俗由胡元以來未變也為撫字有司者奏以大罪嚴禁其俗方可

五行之生惟金生水爲難明言五金何能生水殊不知金爲氣母在天為星在地為石星為氣之精石為氣之形水生於氣之聚也天地之氣交則石生雲而星降雨矣故有雨之夜星不見焉又按天文志以星動摇而為風雨之候石津潤而為雨水之態此非金生水而氣化之義歟五行以氣為主是以五行之序以金為首也

草木綠色

予嘗見畫者以青黄之色和而成綠然後知木色本青今草木俱綠者草木因出於土則生養混融而綠矣

十八重地獄

龍舒經云眼所見之處耳所聞之處鼻所嗅之處舌所味

之處身所觸之處意所思之處謂之六根界色聲香味觸法所在謂之六塵界眼識色處謂之眼識界耳聞聲處謂之耳識界并鼻識界舌識界身識界意識界謂之六識界總謂之十八界夫十八界即十八重也佛氏以即心是佛妄行為業皆目前者也今六根六塵六識不得其所即地獄世所謂十八重地獄者非此而何若以為真有若另有也說恐皆非也六根六塵六入識界又解見楞嚴經

傷寒傳足不傳手

嘗言傷寒傳足不傳手予思人身血氣晝夜循環豈有止行足而不行手者況風寒之中人先入榮衛及兆有解者日足三陰三陽其行於身也長故受邪多手三陰三陽其

行於身也短故受邪少是以傳足不傳手也又觀此事雖知曰傷寒五日後漸變神昏十日如醉人此熱傳手少陰心經心尤疑之及後讀瑣言曰傷寒者乃冬時感寒郎病之名也冬乃坎水用事其氣凝寒凜冽水冰地東在時則足太陽少陰正司其令觸冒之者則二經受病其次則足少陽厥陰繼冬而司春令而亦受傷何也蓋風木之令起於大寒節正當十二月中至春分後乃行温令故風寒亦能傷之足之六經主於夏秋故不傷之煞後痛快明白此節庵所以為醫傷寒之師而有的本諸書之妙也

夢

諸書論夢惟李太白潜書謂為魂遊心溺乃當蓋魂乃陽

氣也主於情而動於外故人日用因物以遷夜而寐爲魂觸於物因想者因而形矣盍觀其老而夢也所歷皆少壯之事豈非魂爲少陽之氣也哉若月人之神也神爲一身之主宰出即人死故曰形解而神遊若列子謂神遇指在内者言如夢寒渴是也

誌狀不備

胡文定之作龜山誌銘不載高麗王問龜山先生在何處之言黄勉齋爲文公之狀不載金人問朱先生安在之語豈亦以爲不足爲輕重哉抑二先生之尊敬不在於一時哉又如伊川作明道行狀不言受學於濂溪此豈非傳道之大者不必書耶抑又以乃兄不當在弟子列耶端不可測三公之

意

人名不同

推朝飛樂府解題古今註俱曰齊犢沐子作也別書又稱牧犢子寒食之事左傳以為介之推琴操以為介子綏說苑諸書皆曰介子推二名俱不知孰是也枯書質諸博雅

名事相似

漢王祥孝母卧冰得魚晉王延亦為母欲魚扣冰而哭忽魚躍出冰上漢洛陽大雪令以衆發除雪入見其高卧又

先賢行狀載胡定字元安時大雪而縣令還祿排雪見定絕穀大二人皆孝孫求魚於水名音又似失胡之字又渾於表名因雪而令遣人求見可謂切相肖者也今世止知王祥表安之事故拈出之

素問

素問文非上古人得知之以為即全元起所著猶非隋唐文也惟馬遷劉向近之又無此等義語宋聶吉甫云既非三代以前文又非東都以後語斷然以為淮南王之作予意鴻烈解中內篇文義實似之矣但淮南好名之士即欲藉岐黃以成名特不可曰述也下或者醫卜未焚當時必有此黃問答之書安得文之以成耳不然陰陽五行之理

學思固得人身百骸之微非聖不知何其致疾之由死生之故明然纖悉此淮南解性命道理處必竊素問而誇異奇環處乃蘇洵等為之也故宋潛溪以淮南出入儒墨不純正比是也且淮南二十二侯與素問註皆多符藥禁五物孜麥秋至為小暑至較呂氏春秋不同則工冰當時亦知素問出淮南也岐黃之文至於首篇曰上古中古而曰今世則黃帝時果末世耶又曰以酒為漿以妄為常則儀狄是生其前而彼時人已皆偽耶精微論中羅裹雄黃禁服篇中歃血而受則羅與歃血豈當時事耶予故以為岐黃問荅而淮南文成之者耳